



四書匯叅

論語

四正

仁12  
2673  
24-4





仁12  
2673  
24-4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四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度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

本心而不得為知矣語類問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

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耻者多便是那  
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奧義只是擇居而已然里仁字也  
差異○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  
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土是合着事問令人  
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遠遷耶曰古人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四 里仁 一 敦復堂

大正十年五月廿四日  
田本里也氏贈



知所避。○四書通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調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松陽講義人情所喜者浮華則以朴實可厭所趨者熱鬧則謂平淡無奇故有一仁俗於此大都是平淡朴實或不知其為仁而不肯處之或竟明知其為仁而不樂處之然其人皆自謂擇之不爽侈然予智者也夫子為指而示之日擇不處仁焉得知蓋所以動其是非之本心使之審取舍而收薰陶漸染之益與論子賤告子貢者同一喫緊為人之意也。○張侗初曰不擇而不處是蚩蚩之民一覺便轉擇而不處是好徑之民永斷歸路按夫子語意所以鍼砭自謂能擇者尤切。○里仁為美一語包孕無窮上自士夫下及謀生作苦之人皆當奉此為著蔡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

者利仁 樂音洛 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 雙峯饒氏曰知

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 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 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

久樂必淫 語類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

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至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雙峯饒氏曰濫如永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久約者為饑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為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

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

物所能奪矣 語類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脚



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紹聞編申之曰不知有仁謂仁即我我即仁如腰不知有帶足不知有履故曰忘帶腰之適也忘履足之適也忘適適之適也利仁之利與利而行之字同皆與安字為對安則自然利則篤好朱子曰利而行之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按利仁之利亦當以此意看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擇不處仁焉得知此知者之所以利仁也此處惟知者知之明斷之決而守之固所謂利仁也二三焉出入焉則非利仁矣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此猶利而行之之下又有勉強而行之或問所以云呂氏所謂向慕勉強者未及乎利仁也蓋勉強尚是硬去做利仁則自見得此理之津津有味不能自已耳○義府集註於仁者曰安其仁於知者曰利於仁其字於字之別一則心與仁為一則心與仁猶二也無適不然不易所守就安利內應上文久字長字皆非外物所能奪方說到處約處樂上○集解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

初不為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故安仁利仁內自包得不濫不淫意在若如存疑謂不濫不淫便是仁則不可○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

閑。語類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曰若有便成兩段此句為仁者安仁設又曰仁者洞然只是一箇心所以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然須看自家有間底心是如何然後看無間底心是如何○遠近精粗亦只是內外意思吾心渾然一理才有私意便間斷了所以要克己復禮便是要克盡私意蓋仁者洞然只是這一箇心如一掬清水才入些泥便有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清處有濁處

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

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語類這段分別說極通透上蔡尋常說有過當處此却他人說



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為解中未  
有及此者因歎此公見識直是高○問上蔡解此段只是  
論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先解這一段方連上面說曰看他  
文義須是包上面說方得相貫然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  
須着自去看按此可得宋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  
句與上文不粘不脫之旨

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

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語類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

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

味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須知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

未到安處也○西書通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

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

嗚呼安之者不可遽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

其公正是也語類程子只着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解會

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

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理也○

今人多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

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

正則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

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問仁者動

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湊在這則子上

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其公正是也惟

公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主處○

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

雜乎其間則憎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

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

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輯

語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

論語集註本義源流



然後當於理不到得當於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愚按必合無私當理而後好惡乃可謂之能實則即一仁字中而無私當理之能具足第就心理微分體用故必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耳不得以無私貼仁者以好惡當理貼能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語類問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按游氏語意亦以無私心為重蓋世固未有不先有體而後有用者故游氏有知而未仁之說或問又申之曰知及之矣而或不足以與此者非謂懵然不知所好惡也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中

則雖好惡之不差而其輕重淺深之間必不能無毫髮之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後能也此亦與內註意相發要之程字公正二字實已該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

事矣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言者苟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者此章及苟日新苟子之不

欲之類是也○語類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志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小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新安陳氏曰志仁與志道不同按此說亦本之語類然竊



謂此處所重尤在一苟字着力苟者誠也不論志道志仁只爭誠不誠誠於志道自無恥惡衣惡食之心誠於志仁自無為惡之事必謂仁是道德之精純為進於志道彼世間一切號為心性之學者平生每有不可問豈不自謂志仁哉特無如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其不誠耳

惡則無矣

語類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存疑此為善未誠而時有出入者言謂今人多曰我

欲為善然常不免有為惡之事者此特志仁未誠耳如其心真實是志於仁則所行皆善更有為惡之事者決無矣○論語述志仁則無惡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也若猶有惡不得謂之志仁學者試反諸心可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

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精義伊川曰無道而得富

貴其為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侯氏曰富貴貧賤其欲其惡君子與小人同其得之不以其道則不處不去君子與小人異處之不以其道雖祿以天下弗顧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矣或問申之曰衆人固欲富貴矣然立位以行道亦君子之所欲也衆人固惡貧賤矣然身困而道否亦君子之所惡也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嘗不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特以非義而得富貴則不處不幸而得貧賤則不去耳尹氏曰富貴人之所欲所欲有甚於富貴者仁是也不以富貴而害仁故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賤人之所惡所惡有甚於貧賤者不仁是也不以貧賤而樂不仁故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語類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



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或問小註審是審於將然之頃安是安於已然之後。○語類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他底得貧賤却要安雖不以其道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某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功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按此即總註意。○愚按此章言君子為仁必從富貴貧賤說起蓋因這一關煞是難過莫道取舍之分其事便粗即如閑子辭費宰子路甘縲袍世間如此卓卓者有幾不處不去兩不字譬立千仞合下須見得破斷得煞才可從此做存養工夫若稍稍游移脚底先站不穩更存養箇甚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

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精義范氏曰君子為善不

斲乎名也然而有其實則其名從之謝氏曰去仁則實亡矣故曰惡乎成名或問此二語繫之范說其名從之後則兩長集矣。○語類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粗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又曰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箇君子看聖人說得來似疎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先說箇粗後面方到細處若不是就粗處用工便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箇節節有工夫剝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按饒氏云此節是結上生下然味集註只是足上節語氣以見斷不可貪富貴而厭貧賤為學者先打破利慾關頭是本節喫緊處入後乃從仁字全身徐徐生下可耳。○說統去仁只是欲惡上打疊未淨註中貪厭二字最細在自已念頭上勘出惡乎成名



不重名上只要見得君子決不去仁耳此節是深著不處不去關係仁道之意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此只甚言其暫猶中庸所謂須臾耳不可帶看造次急遽苟且

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語類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左傳過信為次亦只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問曾子易簣莫是苟且時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或問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閒暇顛沛則又異於造次矣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

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語類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

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違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工夫可○條辨上節言去仁去便是大段與仁離

了此節言違仁違字自下得縝密凡一念之萌一私之動稍有出入存亡則與仁隱然違矣愚按集註云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是無違亦即是不去然一以取舍之分言一以存養之功言則違與去粗細自當有別○輯語無終食之閒違仁正而只是平時無非仁耳然此意鵬崙難狀故借反語托出愚按聖人持着終食之間四字正為君子全體用功處難以措辭轉說向零星罅隙求其一念之違而不可得此為以疎形密越勸得些微瑣悉越顯全身○造次顛沛又就其中抽出入所最易違者看不到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尚算不得無終食之閒違仁工夫一節

密下○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

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

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語類

富貴貧賤是就至粗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閒違仁與造次顛沛必於是方說得來細密須是於富貴不苟處貧賤不



求去立得這箇粗底根脚了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這箇粗底根脚不曾立得定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條辨人不是將取舍看得大該了存養就是將存養竟說與取舍無干不是將取舍說得太精混入無違就是將存養說得反粗無異不去駁去此四病而精理出矣○紹聞編黃勉齋嘗言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了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勉齋此言正朱子所謂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入分別得箇路頭者也於此判斷得下立脚得定方有用功處故人莫先於明取舍之分然後密存養之功雖顏子亦只是如此顏子箪瓢陋巷子路衣敝緼袍便是不處不去底心事惟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至於三月不違仁存養得如此好子路無此工夫所以只覺籠了或問曾子易簣子路結纓是所謂顛沛不違仁者乎曰曾子用功儘密觀其所謂戰兢兢如臨深淵履薄冰者直是無一處放過直是無終食造次違仁及其臨終易簣正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也子路工夫却疎聖人不肯許之以仁蓋是有見其平白踐履

處及到臨了却死於孔悝之難死生大事如此草草殺身而不可成得箇仁結纓補得甚事看來子路平白何等剛大生死取舍間未免錯了所以聖門極貴要下工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密到一孔不漏才得免錯顏子之箪瓢陋巷所以為不違仁之驗而子路之緼袍不取聖人以為何足以戒者非子路之安貧不如顏子子路為學之工夫不如顏子也然近世言學者畧了粗處根基便要只說細處於富貴利欲一關往往未能打得過而躡說存養則又子路之罪人也陳白沙謂名節者道之藩籬未有藩籬不固而其中能守者此主張名節之言也然聖人所謂不處不去取舍之間皆仁之所在於此不能守便是失其本心則豈以名節為藩籬而可外乎按此發揮章意及總註極周匝極通暢讀者宜熟玩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

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語類好仁者自是那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已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為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好仁非顏曾未湯言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好仁非顏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

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輯語世間未有惡仁好仁者則好仁惡不仁如何說箇未見只是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惡半好半不好半惡半不惡到底不曾為仁便算不得好惡故夫子曰我所謂未見者乃必須如此方才算得看接口即復下箇好仁惡不仁者可知夫子心自問自有箇模樣在○語類既是好仁便知得其他無以加此若是說我好仁又却好他物便是不會好仁若果是好仁便須天下之物皆無以過之蓋只是好仁一件方可謂之好仁問惡不仁如何日只謂惡不仁本不是仁到得不得已者加乎其身上是仁了○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已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已身上事○好仁底人只見得好仁路上熟惡不仁者真箇是惡那不仁底事好仁底較強些子然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愚按好無以尚惡不使加兩兩對舉而於惡不仁者獨言為仁何也蓋本節兼言好惡下節併合用力於



仁可見兩種人均是為仁，但好仁者之為仁，自不待言。若惡不仁者，下遽接末句，不見工夫實地，故於上下接縫間，特下其為仁矣四字，與之填實其字，即坐實惡不仁者而雙峯饒氏謂其乃將然之辭，殊非文義。○集註兩真知字，是朱子補出，能好能惡，源頭不可輕看。○註云：此成德之事，而語類却云：此只利仁事，蓋所謂成德者，乃是好仁，便成其好仁之德，惡不仁，便成其惡不仁之德也。真知仁之可好，好便好到盡頭，真知不仁之可惡，惡便惡到盡頭，更不肯有一毫虧欠。此其所以為利仁，此即其所以為成德，須知無以尚，不使加，便是下文一足字樣子，與初用力者固不同，然與安仁却尚有別。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

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問：一日用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靡，恁地柔弱，也只是這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暖。在這腳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又曰：須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或問：小註夫子論仁，每於一日為機候，一日克復，指成功之日言也。一日用力於仁，指用功之日言也。人心散漫放逸，才一發動，便在這裏，愚按：吃緊在「一日」字，無以尚，不使加，即自此一日始，更無虧欠。○未見只是未見不足之力，以理言，不着定人說，末節未見，才是未見用力之人。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敦復堂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  
 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  
 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語類問蓋  
 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  
 而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  
 力於好惡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  
 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紹聞編此章語雖三轉只是  
 反覆歎息人之莫肯用力於仁未節蓋有之矣指力不足  
 者我未之見也指用力於仁者既云蓋有而又曰未見何  
 也蓋以氣質而言則容有力不足者以用力而言則我未  
 之見也蓋果用其力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氣質豈能限  
 之還是人之不用力耳○愚按蓋有之矣不是放寬一步  
 正是鞭策一步承上云我未見力不足人却如何不肯用  
 力蓋謂世間儘有氣稟昏弱欲進不能者乃是力不足耳  
 如這般人似亦情之所有然即此力有不足者亦必是已

曾用力過來今我并此而未之見可見人到底是不曾用  
 力若果用力豈有力不足之理用力而力足又何有於好  
 仁惡不仁者之未見首尾迴應無限婆心人但解一日用  
 力句為通章吃緊處却不知末一我未之見尤為吃緊也  
 註中偶字特體貼聖人宛轉之神却不必泥○精義范氏  
 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力不足之有然人嘗用力於此矣  
 然後力有足有不足世無用力者則有力○此章言仁之  
 不足無以見故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成德雖難其人節首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  
 之理次節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末節此夫子所  
 以反覆而歎息之也總束○述朱此章三言未見首節言  
 成德者之未見末節言用力而力不  
 足者亦未之見俱以入言而有反覆歎息之意若次節未  
 見乃決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無是理耳與首末二未見  
 不同大全輔氏將三  
 未見作一例看非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

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

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語類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

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底雖不是然可恕亦是仁者

不仁而已○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有過然亦是

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

仁之血脉已是斷絕謂之仁可乎○問過於厚與愛雖未

為中理然就其厚與愛處看便見得是君子本心之德發

出來曰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出其苗脉可見○仁只是

就仁愛上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人無私

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

意便無過也不敢保他有仁○文集來教謂方論知仁不

當兼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失為仁

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白黑之相形一舉目

而得之矣○松陽講義此夫子為以過弃人者發蓋人不

能無過如迫於時勢不得已而冒天下之不韙若湯武之

放伐伊尹之廢立周公之誅管叔孔子之諱昭公皆事出

無可如何便是理之當然不得目之為過所謂過者是實

於理上有差或一時見不到或一時不及檢揆之於理實

是過了然其中又各有類之不同蓋由其平日心之所存

身之所習或常在厚與愛一邊或常在薄與忍一邊不知

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同一過而相去懸絕不可分別

觀之其偏在薄與忍者固不足取矣若偏在厚與愛者其

人原是仁厚底人雖是過了其一段慈祥愷惻之意自在

豈可因其一時之過而遂弃之○輯語此章之旨不在深

論語集注

卷四里仁

三

敦復堂



昭昭然白黑分觀過知仁只合下勘定斯矣字何等直截分明○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

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按大指自合兼

却只說知仁蓋既是小人之過了更說他不仁做甚只為

君子過中有仁其過本與小人不同其仁亦即過可見故

曰斯知仁矣語意自是為君子而發故外註專采吳氏說

為知仁之証○後漢書吳祐膠東侯相政仁簡以身率物

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父怒日有

君如是而恐欺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

右問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汗辱之愚按此亦

各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

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

而後賢否可知也語類非是專要在過上看入蓋就過上

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或

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

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意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

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語類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

道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微處

折人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

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又云所謂聞者通凡聖而言大

率是為未聞道者設且如昨日不曾聞今日聞之便是夕

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

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

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

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

聞道為貴也○聖人非欲入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

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



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問朝夕固甚言其近然既聞而非久即死莫多有不及事之悔否曰猶愈於不聞。○西書通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真有得乎此理朝聞道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功必無一朝頓悟之妙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為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有長生不死之說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

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

豈以夕死為可乎。精義伊川曰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

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妄於死故有殺身成仁者

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又曰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強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又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又曰死得是也。○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為實見理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為人者為說其旨亦深切矣但所謂不虛生死得是者意若小偏耳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

矣何足與議於道哉語類問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日固

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

箇最不濟事○或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為未免於求飽求

安之累者乎日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

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

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

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

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

新安陳氏曰丙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

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

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

此以厲為士而志不專者也○條辨志於道只是說志既

在道耳而字一轉便將恥與志岐作兩途所志尚未求必

得所恥已決求必去道邊趣味短衣食邊趣

味長趣由於識故兼以識趣之卑陋坐之

○程子曰志

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精義范氏曰志於道者重

未能忘外也狗其外則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謝氏

曰道至大至變不可以有窮量之心取也恥惡衣惡食未

可以言大過獨不可以入道蓋其心與道直不相似耳或

問以此別為一說而意尤高遠愚按心與道不相入句挾

反二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

反比必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類

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為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

所執也○問義之與比是我這裏所主者在義日自不消



添語言只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處物為義只看義理合如何區處他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如何又曰義之與比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按此曲肖語勢然須善會○勉齋黃氏曰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然惟義之從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 ○謝氏曰適可也

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語類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如何看義剛云只是隨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去看是與不是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有箇義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也不說道可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皆不睹是我道可

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愚按有可不可者事之理無可無不可者君子之心以無可無不可之心一因乎有不可之理是之為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文集敬夫云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某謂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譏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狗其私意以為可否而反為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也○雙峯饒氏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任似平無適莫者然無義為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無莫而惟理之從○集解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乃公私之辨人必虛其心以待萬物之來乃能平其心以衡萬物之變此無適莫方能比義也但無適無莫若非主於義則行止都無是處此無適莫又要比



義也。看本文語勢，君子應事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只是一滾出來，無適莫是無私心。比義言其當理，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着不得絲毫意見。然天下儘有無私心而未必當理者，則於一注注下之中，自當微有停頓。此朱子所以有取乎謝氏之說，在學者善會之可耳。○紹聞編羅文莊公謂宗泉示人好拈出水上葫蘆一語，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

紹聞編德者吾之所固有，得之則心廣體胖，惟君子為能知之。故居仁由義，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無非存其固有之善而已。若小人則墮於所好，牽於所私，繫戀而不能以義決。若安土而重遷，亦不啻為其所固有者。懷土二字摹擬最深，幾微隱約處，小懷刑謂畏法，不使不善之事加乎一人，心可自揣有之否。

身又曰：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紹聞編若曰：非為我設，而不之留念，則非所以為君子矣。懷惠謂貪利，義府不言懷利，而言懷惠，何也？利字所包者廣，懷土懷惠皆利也。若欲道盡小人情態，當體惠字，只為胸中障甚純是一片憧憧往來私恩小惠，相啗相沫，全不知有天理國法，終其身營營役役，於是背公死黨，誣上行私之禍成矣。按此可見小人暗昧姦貪，正與懷刑相反。故語類云：君子心常存法，太底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甜底。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閒而已矣。語類只是小人之事，君子所懷在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王治人之具而有所憎疾也，亦可借而事修省耳。只是箇公心。○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義府志



在道德者必不溺於便安而意在便安者即不可與入道此懷德所以對懷土而言也念在執法者必不沒於貨利而意在貨利者必不服顧執法此懷刑所以對懷惠而言也○四書通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他處多指其所為此章則指其所思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

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或問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也必以刑為言則猶

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謂耳大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淺深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語類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問此非斷斷然為利但是依放那利

行是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底意思曰才是放時便是為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內實為利則其為利尤甚於斷斷然為利者○勉齋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其怨之者不祖一二人而已惟其放利○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程子粹所以多怨○眾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晁氏曰依於義而行則此既宜之彼亦宜之雖傷不怨依於利而行則專利於此貽害於彼不勝怨也○語類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蒙引徇私自便雖不被其害者亦自是怨他蓋凡得利不自義中來入情自不能平也○義府恒言曰計是非不計利害此迂言也常人是非之心恒不勝其利害之心故聖人常以利害警之利害明則是非明矣夫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可公而不可私故放於利而行未有不叢怨者也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害孰大焉求利而得害患者不為也夫子之警人切矣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

語類問讓者禮之實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

交而擎拳曲跪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為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為不得既有是實自然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

之未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

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或問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皆時人所易行者至於辭讓之心則禮意

之實而人所憚為故言能以禮讓為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也不難若不能以禮讓為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以為禮耳○語類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為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

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

行况為國乎曰且且奈禮之節文何以為國○義府為

國以禮行禮以讓此是從古治天下之大道帝堯成放勳

之治只是克讓舜讓于德而九官皆讓文王以服事殷而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真能行此禮讓則爭從何生亂從何

起不俟更張四境大定矣否則儀節布置總屬虛文蓋禮

從辭讓之心而出無讓則無本矣尚何以為禮○新安陳

氏曰有禮之實則為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

其不能為國意蓋在言外也○西書通能字緊要行禮非

難能讓為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

書稱堯為克讓讓者禮之實能則實於讓○愚按非禮無

從見讓非讓無以為禮禮讓字是二是一能者行讓之實

而達之以文不能者讓禮之文而陰喪其實譬若人身官

骸徒具而精已銷亡實是展轉奈何不得未句特為剔出

禮字曰如禮何蓋重為不能者歎悼之無已也○蒙引此

論語集註本義卷四里仁 敦復堂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語類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語類須看聖人語無位非所患也。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此事便誇張以期人知。○疏意不曰得位而曰立者謂居官而有建豎也不徒曰立而曰所以立則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也。經綸不起於政事而起於一心是則所當深慮而蚤圖也。不曰知而曰可知名稱其實則可知名浮於實則不可知。不徒曰知而曰可知為可知者不在人稱之而在吾所以為之是所當汲汲而求也。按或問亦云求為可知以爲字為重。○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或問未有位而先求所以立乎其位則先事而迎矣。人不知而已知而必求為可知則是乃所以患乎人之莫己知也。聖

人之言若此奈何曰此亦對待之言欲人之反求諸己耳蓋所以立乎其位者進於其道而已矣所以為可知者勉於其實而已矣固非事事物物預為防擬且為皎皎之行而必其可知也。○或問小註此聖人從人情驚外處指出為己之學所立可知專為此輩人當下指點。○季見羅曰無位莫己知是人分上事所以立為可知是已分上事須分得這箇界頭明白而後學有歸宿一切明體達用盡性至命不待於外求。○輯語只為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於此等處皆引向裏求諸己明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心邪竇也若謂聖人不禁人求位求知則雖謹言慎行仍是干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按兩不患極斬截然又須識得下兩轉語鞭得緊敲得實不是空空不患便了。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胡氏曰此一章



之大指也。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讀書錄：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泛應曲當，用各不同，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於一性。一性又散為萬事，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曾子於其用，統一性之體用耳。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

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語類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其體則一箇本貫許多未先生

問如何是未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未曰今人只得許多名字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殼子其實不曉也只得

一箇空底物事須是逐件零碎理會曾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平時得許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又曰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鵝突物事在這裏○曾子未聞一貫說之時他也須知得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如何是敬如何是孝如何是慈是信件件都實理會過了然後件件實做將去零碎碎煞着了工夫也細模得箇影子只是爭些小在及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體認得平日許多工夫許多樣事千頭萬緒皆是此箇實心做將來恰如入有一屋散錢放在地上當下將一條索子都穿貫了而今人原無一文錢却也要學他去穿更穿箇甚麼如今誰不解說一以貫之但不及曾子者蓋曾子是箇實底一以貫之如今人說者只是箇虛底一以貫之耳又曰曾子都將錢十數了成百只是未申耳若他人則零亂錢



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申得按此與前喻用意又進須詳之○聖人之應事接物不是各有二箇道理曾子見得似是各有箇道理故夫子告之如此又曰他只是見得聖人千頭萬緒如此好不知都是這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得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生氣流注去貫也○問聖人是就理之體發來學者是就用上做工夫否曰不用恁地說聖人是天理上做學者是就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理學者也只是這一理不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渾淪底物事發出來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要全得這天理又云如千部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先生問坐間學者云何故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未知其體之一處答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正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

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間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曾子以為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真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也○問曾子於孔子一貫之道言下便悟先來是未曉也曰曾子先於孔子之教曰用之常禮文之細莫不學來惟未知其本出於一貫耳故聞一語而悟其他人於用處未曾用許多工夫豈可遽與語此大雅云觀曾子問一篇許多變禮皆理會過直如此細密想見用工多○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問顏曾之學曰顏子大段聰明於聖人地位未達一間止爭些子耳其於聖人之言無所不曉所以聖人道回也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悅曾子遲鈍直是辛苦而後得之故聞一貫之說忽然猛省謂這箇物事元來只是恁地如人尋一箇物事不見終歲勤動一旦忽然撞着遂至驚駭到顏子只是平



鋪地便見沒恁地差異。○顏子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麓故有闕處。曾子魯，却肯逐一用，工推去，推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推一件去，推來推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省得。蓋他平日說也，太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謾也。○集編學者有以一貫為一貫者，如此則是以己之二也。其一貫之萬雖聖人亦未免於有意，且裂道與一為二也。其可乎？學者當味聖人之言曰：吾道一以貫之，而不曰以一事貫之。得之矣。○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眾，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愚按：朱子謂一對萬而言，此亦言其字面耳。細思此處一字非對萬而言之一，乃統萬為一之一。一下節註一本之所以萬殊萬殊，對萬言之，所以一本看兩所以字自不得將一之理而言而一則吾心渾然在中之理也。一字與之字對。

貫是其中間交接處。故註中貫字，只訓通貫字。虛之字實隨事精察，是在之字上用。耳故夫子將一時漸已到貫字。境候特未知其所以貫之者耳。故夫子將一字與之提醒。然後知萬事萬物之理本是我心渾然在中之理。元無二理。曾子工夫，却只是之字上做透，溯流窮源，此其所以一。提便醒也。此處看得分明，則下節忠恕相為印合之義自了。○吾道二字畧讀。虛冒下四字，吾字最宜着眼。是夫子將自家應事處現身指點。分會子當前認取，正與下節而呼以告之相對照。○或問：一貫之指夫子不俟曾子之問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蓋無不詳。視審記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眾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道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大小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為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眾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

敦復堂



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孟子所謂君  
子之教有如時雨化之者，正謂此爾。○文集曾子之學，主  
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則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  
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三也。然用力之  
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曾  
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  
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  
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未  
及物而言，則謂之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  
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為一貫，惟下學而其  
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語類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

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是體，恕是用。只是箇物事，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不可將口做一箇物事。

說話底又做一箇物事。○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而已矣者，竭盡而

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

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新安陳氏曰：此就聖人分

之體用以形容。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語類

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流之水，流出為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一源之水。人只是一箇心，精粗本末一以貫之，更無餘法。但聖人皆自然流行出來，學者便用推將去。○文集若就人分上說，則遠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已，恕只是推已，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耳。又曰：聖人雖不待推，然由已及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曾子



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

欲人之易曉也語類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

體一而用殊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箇

一分着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是

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

所以貫之者也按此條以忠恕印合一以貫之最明了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箇實貫自家心下道理真是見

得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

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

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大小輕重一一都隨他面

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按此只重講忠字

自透得恕字意出與一以貫之正相發惟忠是一恕是貫

二字硬與劃開似未穩故條辨以為省文忠恕本是學

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底道理今且粗解之忠

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

無妄便是忠按此條下粗解二字可見忠是一恕是貫泥

看不得忠則一才推出去便貫了此忠恕所以為一以

貫之又曰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

枝葉枝葉即是本根曾子為於此事皆明白但未知聖人

是總處發出故夫子語之又曰枝葉不是恕生氣流注貫

枝葉底是恕信是枝葉受生氣底恕是來界半路來往底

按此條更透切問才說恕字必須是推若不須推便是

仁了曰聖人本不可說是忠恕曾子假借來說要知天地

是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箇着力

底忠恕學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不是說一貫便是

忠恕忠恕自是那貫底注脚只是曾子怕人曉那一貫

不得將這言語來形容又曰這箇道理譬如一枝天然底

花為人不識故作一枝假底花出來形容欲人識得箇模

樣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誠與仁則

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連續少一箇不得又曰說忠

恕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關妙處或問聖

人之忠則固誠之發也聖人之恕則固仁之施也然曰忠

曰恕則見體用相因之意曰誠曰仁則皆該貫全體之謂



而無以見夫體用之分矣按此忠恕所以與一以貫之四字相關○紹聞編一以貫之必合四字以成文忠恕相為體用亦合兩字以見義解此則上下相涵之義乃徹○忠恕在聖人分上乃程子之所謂動以天者故謂之借觀曰借則非正言學者之忠恕矣使聖人分上無忠恕亦借不得又曰中庸或問云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若言夫子之道蓋至誠無息者道之不過是學者忠恕底道理便不是

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

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

文集

理其實只是一本○東陽許氏曰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物各得其所為道之用按至誠無息是貼夫子之忠萬物各得其所是貼夫子之恕故曰以此觀之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雙峯饒氏曰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蓋忠恕二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盡得恕便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告人就行處說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二語本周禮疏中心為忠謂中心所存無一毫不盡也如心為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語類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下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果會無一處不到○或問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忠恕告之何也曰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為能默契其旨而他人不與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耳然彼未及究夫衆目之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措哉使曾子而非有以實得乎此則必重以已意推釋聖言而反益其惑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嘗誦言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實者蓋無餘蘊其曰而已矣者邢氏以為萬理一貫更無他說之辭亦得其文意者也蓋盡已為忠道之體也推己為恕道之用也忠為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為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以是為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而加勉強之功焉爾○語類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

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頭頭項項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以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穎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一根究着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箇甚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窮究乎此者也致知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着實用功即如此着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皆實不虛頭說矣又曰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麼○程



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及物仁也一以貫之是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蓋明道第十句只是懸空說違道不遠只粘着推己及物說○問以己推己之辨曰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布置推己是着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

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

以貫之是聖人分上事○忠是自然恕隨事應接畧假人為所以有天人辨○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天道是自然之理具人道是自然之理行○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人○忠者無妄恕就學者身上說忠者天之人○天恕者人之人

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

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精義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

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

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用之謂恕明道有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

○語類恕者所以行乎忠也一句好看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是自然○按忠恕即中和之義中也者天下

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忠恕一段明道解極分明其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

物恕也忠恕違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下面忠恕一貫之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違道不

遠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入爾○或問中庸所謂違道不遠者何也曰曾子之言忠恕自聖人之心

而言也中庸所指則學者勉行之事爾其理雖同其分則異程子所以有動以天降一等之辨也學者第深考於其

書則有以別乎此矣○文集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

耳蓋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為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然核其

所為忠恕者本體未嘗不同也○按己上明道之說下乃

伊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



也。語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推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天地何嘗以不欺不妄為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此為恕聖人亦何嘗以在己之無欺無妄為忠若泛應曲當亦何嘗以此為恕但是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若曉得曾子意思雖則是忠恕二字而發明一貫之旨昭然但此話難說須自意會。論着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分。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或問所謂下學上達之義者何也曰此謂中庸之言欲學者之下學乎忠

恕而上達乎道也。若此章之云則聖人之事而非有等級之可言矣。曰然則天地亦盡已之心而推已及物乎。曰此以天道著人事取其理之屬乎是者而分之耳。若天之自然而無外則又何必己之盡而有待乎推以及物耶。亦曰其本體之流行者在入則謂之忠由是而生物者在入則謂之恕耳。曰其曰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者又似以理之本未上下而言而與此章之旨不類何耶。曰此亦縱橫錯綜之言也。蓋方其忠而恕之理已具及其恕而忠之理未嘗不行乎其間也。體之於身則內外物我之間其亦不異乎此矣。○精義伊川曰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尋之木自本根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入旋安排出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文集忠恕二字自衆人視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大小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木虛無形為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為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為無形



以日用忠恕為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語類曾子答門人說忠恕只是解一以貫之看本文可見忠便貫恕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讀書錄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恕來一箇源流出百千道水來即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四書通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真未舉中庸違道不遠即天地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真蓋下學忠所以達聖人之一下學恕所以達聖人之貫也○西山真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其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未曉得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或問有謂仲尼曾子所以授受門人有不得聞者亦非也夫師弟子相處於一堂之上其可為帖耳語以私於一人哉特學至者聞之而有得其未至者雖聞若弗聞耳故問人之問以

何謂為辭則固聞其言而不曉其所謂者也若初不聞則又豈得而筆之於書耶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語類君子

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君子只看義理當如何宜字與利字不同子細看○義利猶頭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當裁處其宜而為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下一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只理會下一截利更不理會上一截義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分毫便去做那一件事蓋是君子之心虛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利雖絲毫底利也自理會得○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件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節日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之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又曰且如今做官須是恁地廉勤自君



子為之只是道做官合着如此自小人為之他道如此  
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南軒張氏曰學者莫  
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  
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程子

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語類

問伊川云唯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  
也得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或問論其所稟則有清濁  
之不同論其所習則有高卑之或異故有先喻之好愈篤  
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深者不可以一例拘也要之君子小  
人之分則不可易矣若周氏所謂其失在於用心之初者  
其切要之言歟使非其用心之失則雖所稟之不善亦可  
以習而變矣至喻字之義呂氏云喻者聞見而心解通達  
者也蓋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象山講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入之所喻  
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  
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矣○雙  
峯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

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  
以前事○愚按程子言好在喻後象山言志習在喻前二  
說本自相足然象山乃特探其本而言之最是喫緊  
為入處到得深喻篤好則天淵已判不可救藥矣 楊氏

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  
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

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按揚氏說喻字乃直勘箇

條路不喻義即喻利中間並無隙地可開歇一班人而且  
喻義者必遠利喻利者必賊義中間亦更無調停妙法可  
以兩不相妨○說統義利二字自是君子小人供案不待  
判斷而自明聖人拈出一喻字蓋形迹之似猶可相冒而  
精神之獨注必不可自欺義利之辨正在一念隱微中  
勘出學者宜發深省發精神獨注直抉出兩於字之髓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

井反



思齊者莫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語類見人之善

而壽已之善見人之惡而壽已之惡如此方是有益○鄭氏南升曰見入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已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為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

○雙峯饒氏曰省謂警省非徒察也○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

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精義

謝氏曰以明善之心觀道則難以好惡之心觀賢不賢則易審於知入昧於自知於賢不賢雖審於我何加焉故必當思齊而內自省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切故能內自省○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讀書錄思齊內省不獨見當特之人如

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集註所謂等句皆引內則之交幾微也坊記曰微諫不

倦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語類問幾

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曰幾微只得做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驀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若要微見幾而諫除非就本文添一兩字始得又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闌截○按微諫是不敢不諫又不敢顯諫固是愛心所形然此中却已藏得一敬字下文又敬正從此埋根○四書讀幾諫者何也使人子若不知父母之有過者然使父母若不知有人子之諫者然投於情誼之所生而妙於神明之所不自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



諫也。從之迹而其志可見則幾微之間必有不悅之意此時並幾諫且少停又疎然起我底敬。疎然起我底孝。全以精神志氣感動其親。豈有不悅之理。故悅則復諫。語類云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足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那幾諫之意也。勞而不怨。所謂

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

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語類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

之時亦不敢伸已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

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如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疏意。勞猶苦也。怨不是怨親。自家悔恨。有一毫憚勞之心。即是怨孝子於此。可諫則復諫。不可諫則負罪引慝。以冀親心之感悟。蓋始終。於敬而已。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

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

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

而無失也。慶源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

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問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雙峯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遊。又有處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述朱遊必



有方便是處變之道。註中知所在，召必至，二意便是不可謂不言變。○按不遠遊三字已斷煞，下似開一方便門。然曰必有方，正見遠遊不得。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謝氏曰：遠遊與遊無方，雖其未足以貽親之憂，然親之思念不忘也。蓋不以親之心為心，非孝子也。侯氏曰：夫為人子者，昏定晨省，承顏養志，朝夕不敢忘也。遠遊與無方之遊，豈孝子之心哉。語類：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愚按：范氏以父母之心為心，句則上一截重在恐親之念，我不忘，下一截重在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則用意更為悚切。條辨云：不重親之念，子仍是子心，恐其如此，却不道子心所以恐其如此者，正以親之念子如此耳。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忘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

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語類：只是這一

只這壽上又懼其來白之無多，註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按喜其壽懼其衰，本精義中侯尹之說，朱子不欲作兩開兩李看，故云。○輯語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兩一則以是合併急語，非兩開轉語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西書通人生百年日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尤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正自有可懼者存焉。○蒙引：聖人意重在懼上，欲入子及時奉養而不懈耳。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嗚呼！父母壽日增則衰亦日甚。○按喜懼字正為不知者下項門針，試思父母之年誰不自謂知者，然非時時記憶在心，直謂之不知可耳。



夫子故與當頭一喝曰不可不知也隨醒之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蓋親年只坐不知才知自不覺其喜才喜自不

得不愧所得伸吾奉養曾有幾何悶然寬然可乎不可夫子所為危言之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聖人發言之意自在言外逮及也行不及言可

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語類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

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恥上○厚齋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自在一所不知恥之何哉

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

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

不易矣語類集註引范氏說最好只緣輕易說了便把那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言及此○集解言之

不出非不言也就那言時有若拙若訥許多艱澁之狀正恥心發現處言在口而精神全注於躬躬之不逮非但正全然不行為恥便是躬行而微有不逮亦以為恥且不必到躬不逮然後為恥當其言之時便預以為恥此一點恥心看似謹言實乃策躬方見得精神激發處若以躬之不逮而僅甘為緘默之人恥字便認錯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語類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人規矩準

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分明○約字是實字非比約之於中約之於禮則約乃活字又曰約有收斂着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軼於規矩之



外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語類凡事要約約底自然少失

矣或曰恐失之吝嗇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只凡事自收斂若是吝嗇又當放開這箇要入自稱量看便得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清虛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豐不如此便多事按謝氏以心言尹氏就事言蓋心知檢束自然寡過而簡緣省事亦遠煩苛故語類并論老子亦連而反之然非本指○集解以約失之者五字成文約與放相反以放失之者多以約失之者鮮亦分明相對大抵精神一泄越便多疎虞才力一馳騁便多顛蹶約則寧靜無躁寧敏無肆才力也運用得去精神也照顧得來凡當身之尤悔世境之險阻皆從寸心謹持之雖未能皆中節所失亦鮮○按約非老氏之守雌亦非即聖賢之居敬慎獨大指只對針才智自逞者發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語類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

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訥反是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學豈有功哉或問小註學問惟輕情難除訥言敏行矯輕警情之法也○輯語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按此章所以異乎敏事慎言等處者因此着一欲字不同耳然但說欲字是君子存心尚未見吃緊看謝氏注以其放言易故欲訥以其力行難故欲敏訥敏精神全要從言易行難透出君子無時不在訥敏之中正無時有自見為訥敏之日此所以欲訥欲敏以終其身而未嘗一念即安○胡氏曰自吾道也如此勘欲字方說得矯輕警情意出



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問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

如居之有鄰也。或問此泛言事理，凡有德者必不孤立。當有朋類聚來與為鄰。程子所謂事物莫不

各以類聚，凡為善者以類應之是也。語類：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為善，便有吉人相伴。凶德者亦

有凶人同之。又曰：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與易中言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同。蓋彼言敬義來持，則德不偏孤。

此則言善者以類應，雖同而義自別也。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新安陳氏曰：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同

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條辨：德自是不孤，以此心此理同也。此是就源頭說下，故曰以理言必有鄰。是就天下

之人決之，知其必有得此心此理之同者，與為類應。故曰以事言。陳新安秉彝好德，人心所同，是釋德本不孤意同。

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是釋下必有鄰意。說統語意，只是鼓入進德。云君子只患德之不修，不患人之寡。和鄰有相親附之義，有相來持之義。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

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

辱，求親而反疏也。精義：楊氏曰：大臣以道事君，朋友忠告

斯辱疏矣。語類：問集註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

交際之間，如諂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

煩數，自是求媚於人，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

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故特言之，以警學者。○

集解：此見事君交友者，當有進言之法，非戒臣友畏避緘

默也。正欲其善於諫諍，使君友得諫諍之益處。斯辱疏

敦復堂

命吾主之義匪之

卷四 里仁

三



要見辱與疏皆所自取忠臣固不怕辱良友固不憚疏但  
 辱則回天無策疏則責善無功從古忠臣良友每為數之  
 一字所悞然使畏辱疏而遽緘默則其罪更浮於數矣  
 兩斯字宜體味固為數者危亦隱為藉口辱疏者諷  
 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新安陳氏曰大倫  
 中以入合者皆主  
 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  
 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  
 義府事君處友須有誠意感通之形之諫靜其不得已也  
 煩瀆則言輕誠意便有不足君子信而後諫言必當幾不  
 為再三之瀆然亦有事勢所迫萬不得已而為之者  
 雖取辱與疏所不能顧故君子知進知退知存知亡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四終



